

佛教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上）

◆ 郭文夫 主講

◆ 許美惠、陳佩珍 整理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主持人郭森滿社長致詞：

非常歡迎各位的光臨，而且也要藉諸位的掌聲，來歡迎主講者郭教授。簡單利用幾分鐘來介紹郭教授，郭教授畢業於台大哲學系哲學研究所，之後考取公費到英國留學，回國後一直在台大擔任教授至今，並在師大兼任教授，對中西哲學思想有深徹的研究，對美學也非常有造詣，他的論著跟書畫創作非常多，他的論作學識為中外學界所肯定，經常到國外參與哲學思想方面的學術會議，也發表許多論文，論著曾得到總統中正文化獎。總之，他的成就可說是當代的大學問家。非常難得今天請他到台南來跟各位作這個講座，我們再以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郭社長，各位在座的同道們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應我老學長的邀請跟指令，再來跟台南市的市民結緣，這是我非常喜悅的一件事。我跟台南市也有一段緣，去年冬天台灣燈會在台南市舉辦，而我是交通部觀光局顧問，負責燈會主燈的選擇，最後承蒙許市長接納，所以才把主燈從水中撈起，放在元宵節主燈位置上。我跟師大美術系也有一段緣，今年年初在這裏主辦的師美會，我也來，看到很多台南藝文界裏的朋友，尤其是年輕人，像承權老弟，台南市是人文薈萃的地方，以前我的老師趙復紓老師，他是徐悲鴻先生的嫡傳弟子，當年他參加千人美展，一起把我帶下來。台南市那一次美展，不僅是教育了我，同時讓那次美展感染了我女兒。在半年前，我的老學長蔡明田教授，他是政大教授，來電邀請我，是不是可以到台南來做佛學方面的演講，老學長總有他的權威性，於是我就來試試看。因為我個人在台灣大學跟師範大學所講授的課程，大都集中在中西方哲學跟《易經》，我就從中西哲學方面來表現對於佛教學的看法。

佛學在二十世紀當中經歷了東西方文化的衝激與匯合，當代有一位德國非常有名的哲學家卡爾·亞士培（Karl Jaspers），年輕時學精神病理學，後來他發現不能只停留在那方面，必須面對人類存在問題做進一步的思考探索，追溯宗教與哲學的源流，開始由德國的傳統哲學，進入到中世紀的西方宗教，再回到古代希臘的哲學。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發現人類的問題，不能只靠西方思想家們來解決，必須重新從西方哲學，進入到東方。他晚年與夫人隱居在瑞士的一個小城鎮巴瑞爾（Basel），他發現，活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期，不能只是以西方的中心論點來解決人們面臨的問題，這個世界不只有西方的人，東方還有一大片世界，在印度、中國有許多人才，等待我們去發掘。晚年他用了最大的心力，向東方偉

大的聖者學習，他寫了一部《偉大的哲學家》(Die Grossen Philosophen, The Great Philosophers)，指出西方有兩個傳統，一個從希臘方面衍派哲學與形上學的傳統，在宗教方面有中世紀基督教由希伯萊所傳下來的的神學系統，在東方的印度，最重要的就是由釋迦牟尼佛開展出來的思想典範，交給了龍樹菩薩。而在中國有兩個重要人物，一位是至聖先師孔子，另一位是道家的祖師老子。在西方經由他提出後，東方思想家、學者，也呼應他的觀點。在中國方面，當然有很多重要學者，在二十世紀當中，我個人從哲學、思想、宗教領域來探討，我們的一代大哲方東美教授，在晚年經歷了世界各種思想衝擊之後，也回歸到東方中國思想，他出入百家，博極群經，在那種情況下，他開了一門課叫「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一面講，一面寫，用中英文來寫，因為他要向國際發言，他選擇用非常典雅的英文來寫作，叫做「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一九八一年由我替他作最後的校定英文稿出版，中文本翻譯一直等到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才出版，由方老師生前指定一位孫智燊先生翻譯的。方東美先生在他的哲學裏把佛學部分當成非常重要，如果要了解東方思想，一定要從東方印度及中國的哲學思想著手，要不然沒辦法了解東方的文化及哲學，甚至是宗教問題。所以在他的大作中，開闢出很大的篇幅，集中在吉藏的三論宗、玄奘的法相唯識宗，還有智顛大師的天台宗，法順的華嚴宗。至於禪宗方面，那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他認為是逞機鋒，所以在禪學方面，他就不著墨了。

在這種狀況下要貫穿東方人的智慧，從過去、現在、到未來，我們透過了二十世紀，東西方哲學家的引導，可以共同的証驗一點，佛教有它無比的重要，使佛教變成爲歷史上重要的名門正派，不管在過去歷史中受到了怎麼樣的摧殘，但是這畢竟是一個歷久不衰，而且是不斷發揚光大的佛教。因此，我選擇了這個題目，一方面是要呼應上世紀日本的一位大禪學家鈴木大拙(D. T. Suzuki)，他一生矢志要發揚禪宗，但是到了晚年時，他發現只講禪宗還不夠，在九十幾歲時還集中在闡揚華嚴宗，他之所以如此闡揚佛教，表明凡是要做爲世界性的學者，或是知識份子，對於佛教，假使他不喜歡，那等於在做學問方面潛藏生命的經驗，只能達到一個平淺的境界而已，而沒法達到生命上真正的豐富境地。作爲一個知識份子，對於名門正派的宗教應該是用他最親切的情懷去接納它，何況佛教是教人爲善，叫人爲善的思想，應該是二十世紀當中，在經歷了普遍的戰亂浩劫之後，我們最需要的一點靈泉活水。佛教在宏揚善的這種作用方面，有它無比的功勞。

我們如果從歷史來看，印度在這方面有深遠流長的歷史傳統。佛教的興起，在印度是屬於革命性的宗教，這種革命性的宗教，就是釋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樹下証悟時，看出印度的四種姓的存在，這是階級上的不平等。釋迦牟尼佛發出如果運用宗教上真正的智慧，我們應該突破這四種姓階級的不平等，因爲眾生是平等的，甚至於辟支佛、阿羅漢，諸菩薩也是平等的，諸佛也是一樣平等。我借用六百卷《大般若經》來說，所有的諸佛菩薩、眾生可以說都是一往平等，是徹底的平等，

我們要拿出一往平等心來看待眾生，恭敬菩薩，也來迎接諸佛的醍醐灌頂，在那種意識下，釋迦牟尼佛帶領我們跟從他在菩提樹下証悟之後，開示的第一部經，就是《華嚴經》，梵文 **Avatamsaka Sutra**，這部經是佛教經中的大經，也是兩部佛教經王中的一部，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部經典。在中國方面，有二十卷的華嚴，有四十卷的華嚴，有六十卷的華嚴，有八十卷的華嚴，到了八十卷的華嚴，那時已到了唐代，由罽賓的實叉難陀發心把它翻釋出來，叫《大方廣佛說華嚴經》。在這部經典當中，佛出現在這一個眾生的世界，用象徵譬喻，要向世界的眾生指出，日出照高山，然後照平原到幽谷，要遍照一切，讓大地呈現華嚴的一種無限光明，這樣，才是大方廣佛的真正神聖莊嚴遍歷大千世界。釋迦牟尼佛開始講道時，要講他在這人間，透過過現未三世諸佛，各種加持之後，再加上他自己無邊的痛苦經驗，以及他無限的智慧，透過這種智慧，凝結出來的最大智慧，出圓音演說成就人間最究竟的解脫道理——那種佛教法理，這部經因為他講得太高深了，是針對上乘利根人來講，也是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開講的第一部經，他說得太高深了，太廣大了，令一些根器比較低淺的人，沒辦法接納，沒辦法來親近，所以釋迦牟尼佛覺悟宗教本身，要講智慧，也要講慈悲，佛教通常叫悲智雙運，若智慧講得太高，可能只能度一部分人，會失掉很多想親近的大眾。在那種情況下，他再發大慈悲，慢慢的從小經這方面講，講到中經這部分，然後再慢慢的帶，像我們一般讀的《般若心經》、《金剛經》，這類是屬於般若系統，也是屬於空宗的經典，在這方面，他說法四十九年，留下經典，印度的佛教在釋迦牟尼佛圓寂之後，透過弟子，或是再傳弟子，在佛滅度五百年之後，再來一次集結，靠著口口相傳，背誦能力，來個集結，這是由大眾部來從事，他們的智識較差一點，但對佛學非常珍惜，他們怕遺漏掉或忘掉、失傳，趕緊將記得的佛說，背誦出來，記錄在貝葉上，比較聰明的弟子像上座部，他們發現大眾部的記錄，好像有些差錯，上座部的人就出來集結，經過幾次的集結之後，把印度原始佛教重要的經論律，都慢慢的整理流傳出來。從印度，經過南傳、北傳系統，進入到中國，從歷史上來說，在漢明帝永平年間，開始將釋迦牟尼佛（佛說）的經典《四十二章經》帶到中國，引發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佛教經典初度的接觸，當然在那種狀況之下，發生很多的學習、批判、爭議，然後再慢慢的把它融會到儒家、道家的領域裏，才開始不抗拒佛教，再接納發展出三教合一。但是，那是到明代以後了，這在明代之前，像宋代很多學問家或思想家，他們如果要成爲一個真正的理學家，他就先要出入老釋的經典，學習佛家的經典數十年，再回到中國儒家，在那種狀況之下，我們要了解理學家作品，我們也非得看道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看看佛家的經典。佛家所留下來三藏經典，如同恒河沙數那麼多，而且大的經典，都是發大宏願的翻譯家，發大心來翻譯佛經的，裏頭有非常重要的鳩摩羅什（Kumarajiva），他翻譯了很多重要的經典，像《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經》，當然還有其他重要經典。像《法華經》（**Saddharmapundarika Sutra**），就是《妙法蓮華經》這部談生死的問題，六朝時代的佛陀跋陀羅（**Buddhabhadra**）（華名覺賢），他用非常美的中文翻譯六十卷的《華嚴經》，更可貴的就是唐代的玄奘，玄奘是

宏傳印度法相唯識宗 (Yogacara and Vijñāna-vada) 的佛教專家，在那一部分裏，他在五十歲之前都是發揚法相唯識宗的觀點，即使他的弟子像韓國的圓測或是他的大弟子窺基大師，他們的重點，都是集中《唯識論》或是在唯識學或者是《瑜伽師地論》的這種觀點，但是玄奘大師，到了晚年，因為當年跋涉萬里到印度去求經取經，經歷了很多的艱苦，受到很多的風寒，他的身體到五十幾歲以後，就開始慢慢的衰竭，但是他說，在我死之前，非把佛教最大的經文——《大般若經》，誓死翻譯成功不可，當時唐朝皇帝，特別嘉許他，在長安給他造了譯場，提供他一個最好的譯場，就在他臨死之前翻成了這六百卷的《大般若經》(Mahā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這部經。可是他的弟子沙門玄則認為老師翻的這部經六百卷太大了，為了方便引導人們能夠進入經典的智慧世界，那個般若的世界，梵文叫 Prajñā，整個佛教最重要的就是般若智慧，宗教假使沒有智慧，根本不稱其為宗教，它不是一般知識，也不是一般人間的學問，它必須要有更超越性的智慧，大般若經所引導的，就是要引發在宇宙人間貫穿一切的大智慧，無論過去、現在，也必然要傳到未來。那是佛教最令人珍惜的譯典，所以《大般若經》的六百卷卷數相當龐大，於是沙門玄則發心用非常美麗、內容平穩的方式做了十六分，用最簡潔的駢體文來導讀。

玄奘翻譯《大般若經》，盡其最大可能，用他的生命力貫注在翻譯大品般若，因為以前的般若系統翻譯並不完整，有一些是小品般若、中品般若，那些只能代表佛教一部分的道理，還沒有全面性的發揮，唯有《大般若經》是全面的。但《大般若經》卷數大到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擔，除非是發大弘願，受到無比的刺激之後，非看不可的人才可能看。玄則用十六分做導讀，文字是很美，可是義理要包容大經的分量是不夠的。幸有印度的龍樹 (Nāgārjuna) 菩薩是絕頂聰明的人，他在龍宮透過龍女協助閱讀了保留在海龍王龍宮處的兩部佛教寶典，一部《華嚴經》、一部《大般若經》、龍樹菩薩看完離開龍宮之後，用神奇無比的大神通，過目不忘的妙力把它復誦出來，才流傳這兩部經典。

在這方面，龍樹菩薩以他的大天才，將六百卷的大般若經，化成一百卷的《大智度論》(Mahāprajñāpāramitā Śāstra)，指明佛教，假使要成為真正佛教，必須要度人，要度人就必須有偉大智慧跟慈悲，做高度的結合之後，行使理論方面的理解化成為偉大的行動，才能使經典起大作用，於是龍樹菩薩發願將這部艱深涵蓋範圍廣大的經卷作最大的投入，完成了《大智度論》，用最大的智慧來度己，同時度人。佛教不只是方便自己、利益個人，同時也要利益眾生，讓有緣接觸經典的人發大菩提心來接納佛教偉大的思想及偉大的經義，用一百卷大智度論囊括了大般若經的要義。在那裡他看出基本的觀點，透過自己的了解，整部大般若經是在開導成就悉檀，梵文 (siddhanta)，意思是說一個修行的人在理論智慧達到最高境地，同時在德行方面也是圓滿的人，這樣修行悉檀的人不只是靜態的存在，並要發最大的宏願，行使在生命中熱忱的呼喚來面對這個宇宙，而宇宙從佛教觀

點，它包涵過去、現在、未來，它不是西方文法 Past tense, Present tense, Future tense 單純的時式，而是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交錯的形成——

過去：有過去的過去、過去的現在、過去的未來

現在：有現在的過去、現在的現在、現在的未來

未來：有未來的過去、未來的現在、未來的未來

聯合起來，三世則化爲九世，所以在《大般若經》或其他重要經論，甚至《大涅槃經》（Maha Parinivarna Sutra），涅槃境界至少涵蓋九世，而這九世結合起來化爲當下的一念，在佛教是絕對融合圓滿，圓滿也要向著最高絕對前進，一念涵蓋一切。人生活在世界，不是只有現在，還有無窮過去，而現在指向無窮未來，在那邊前進，它是如同恒河沙數一般存在，這是生命本質上無限宏願在其中開展，因此人不只是爲自己生命而存在，同時也要爲無數的過去有情眾生，甚至是現在的無數有情世界與未來，乃至未來臨的那些偉大有情眾生，要一起存在，如果用現代名詞，佛教上要包含對於過去無限的感念，對於現在要發揮最大的慈愛，然後一起關懷未來世界眾生和諸菩薩與諸佛的存在，這樣佛教本身便成爲亦宗教亦哲學。這問題在民國初年曾經發生很大爭議，在南京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大師一比較兩方哲學跟宗教發展，他認爲所提倡的唯識宗或是佛學，不滿用西方標準來形容它，所以他就提出了佛教是非宗教非哲學。但是，後來經過爭議性的檢討反省之後，傳下來的經典越來越多了，我們現在所能看得到的佛教三藏經典，比明代、宋代甚至古代的人要幸福得多，許多重要的大藏經，一方面透過日本南條文雄的協助，將搜集到的佛教文獻寄回南京金陵刻經處的楊仁山，發心把很多流落在海外的古本使之不斷的回流，所以今天我們才可看到很多不同的大藏經或是西藏經典，無限的大寶藏，這是我們的福氣，經過廿世紀後半期在裡面有一個真正的匯集點，東方或西方研究佛學的人，他們也逐漸地扭轉了對於佛教的觀點，像歐陽竟無所提出來的非宗教非哲學，當時爲了顯揚佛學的殊勝義，就不免有些排斥性。把東方西方有點隔開來，變成二分，所以在那狀況之下，世界學者，像康滋（E. Conze）、印度的 S. Dasgupta、蔣維喬、方東美老師、吳經熊或是日本的 Nakamura 這些人，甚至包括 Suzuki 在內，在廿世紀後半期，都公開提出，佛教是亦佛教亦哲學，它包含宗教上最高貴的情操、在哲學上訴求的最高真理。

在這同時，我們回看在《大般若經》上展現出來那智慧的光芒，投射在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的悉檀意義，悉檀至少有四種：一、世界悉檀；二、各各爲人悉檀；三、對治悉檀；四、第一義悉檀，這是龍樹用非常簡潔的名詞，提供我們對《大般若經》的了解，在玲世界悉檀，如何由世俗之見，指向回應到真理的見地，我們活在世界，世界存在的有諸佛、菩薩，和一切有情眾生，另外還有無情眾生，它不是罵人的，而是非常平實的「事實描述詞」，我個人把它稱之爲 **Factual Depiction**，這個無情眾生也存在這世界上，我們不要看它是樹木、石頭爲無情的存在者，它卻是有生命的存在性，所以我們首先要了解，這個世界的結構，一個緣起，它是怎麼樣的存在，這在三論宗、法相唯識宗、天台、華嚴，還包括禪宗

在內，都要問世界的緣起問題，究竟是本來無一物，還是本來就是空，空有不同的空義，不是只有一種空，至少有十八種空，到了最後，就是空性、自性空，什麼都空掉了，但是空還是有。這個世界在空性般若智慧的照耀之下，形成真空妙有，在此狀態之下，我們就要了解世界是怎樣的一種存在，這不僅是佛教上的問題，同時在世界哲學看待下，包括西方宗教，形成共通的事體，也是普世價值追求的基本課題。西方哲學從古代的希臘開始，要認識宇宙世界，都在探討這道問題。然而這個世界結構，我們了解它的緣起，就如華嚴宗把它稱之為一真法界無窮緣起觀，用了很多名相，有所謂三觀、四法界、六相、十玄門，闡釋整個世界的緣起、因緣和合所形成的緣起觀，那是真實的，稱之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也要有人存在來拓展它，所以龍樹菩薩就看出各各為人的悉檀，我們在世界的存在是互相連續的，都是有緣人，幾世修來的功德，我們要珍惜難得人身繼續的修行，為我們的未來，也為這世界的眾生，大家一起共同再創造美好的人間。當然美好人間是崇高理想的嚮往，但是在現實面也不見得那樣美滿，生命本身在每一階段當中都有它的痛苦，所以苦與無常是免不了，因為無明的關係，所以我們會有很多所知障與煩惱障的痛苦災難，因此釋迦牟尼在這方面，不僅是天人之師，講道理，也是大醫王，是一位偉大的醫生，醫治我們生理上的痛苦，更重要是要解脫我們精神生命這方面的種種痛苦，他為了要化解這些痛苦，給了我們真正藥方，在透過龍樹菩薩的了解，他開出了八萬四千法門，每一法門就是一帖藥方，如果是身心方面的痛苦，自己可以從佛經去尋找這人間最難得的大醫王，釋迦牟尼佛就在那裡，可以醫治你，但是也要看看自己對語言文字了解的程度，對於語言文字了解得更高明深刻就愈能親近釋迦牟尼佛。因為古往今來重要的經典翻譯，通常叫做佛經體，它本身有特殊風格，要接近它，必須要好好下功夫，在文字語言達到方便善巧之後，才能夠對語言文字有正確的理解，使之發生正確的思想，因而身心上的問題有很多就可以迎刃而解。醫生要擁有高明的醫德或醫術，特別重要的是在醫心這部分的問題，不只是一要看西方的醫學，最重要是要看佛經，佛經不看太可惜了，那麼好的大醫王在那邊等著我們去親近他。所以龍樹菩薩再指點，釋迦牟尼佛在大般若經裡提供了偉大功用，也是偉大的智慧來形成對治悉檀，有了對治的悉檀之後，不論眾生也好，菩薩或阿羅漢也好，還有那些停留在畜生道的那些魔鬼，一旦接納了佛說，或是聽聞佛的聲音，隨時便可以解脫。他可以重新創造因緣，或是造下善的因緣，把過去惡的因緣轉化過來，如同大般若經所提，在意識上所形成的知識還不夠，必須要把所有的意識再做轉變，轉識成智，轉化為真正智慧。

有了轉依就可以隨時超越過去、或現在惡的種子，重新萌發出來新的善的種子，再造更大善的因緣，這因緣一方面是存在這世間因果的大羅網，但是因果（causality）也不是完全硬性的，假使發出宏願，每一宏願會產生無比的力量出來，這股力量可以持續十年百年千年甚至億萬年以上，同宇宙人間，共同存在，接著再去接納對治的悉檀，然後再向前，用本身內在的心力來形成對宇宙人間的

姓第一義悉檀，第一義悉檀包括存在世界當中的真理，也存在人間生命裡最大的善，同時也向著宇宙上最大美感來前進，結合真、善、美，化爲莊嚴無比、不可思議的神聖世界。

這樣的宗教就有它無比的力量，隨時在裡邊發射出來，只要發願真心接觸它，隨時都會感受到，在這方面，我也非常佩服近代德國一位大文豪哥德（Goethe），也是大科學家，大藝術家，他不只寫《少年維特的煩惱》，也經歷過世間的煩惱，後來成爲偉大悲劇創作者，像《浮士德》（Faust）那樣的創造者，他同時也是偉大哲學家跟宗教家，他曾經提過一段話，我在台大、師大或是世界的哲學會議當中，我會希望引用他在一篇詠嘆東方與西方的詩歌中留下的一段英譯：「He who cannot draw on three thousand years is living from hand to Mouth.」（Goethe），當一個人發出了宏願，做任何的語言文字，或是圖像創作，他至少要有深遠的目標和崇高的情懷，以能流傳至少三千年爲期。（未完待續）

許美惠／圖片提供

